

庭院深处

——纪念吴征镒先生

高天刚

(1973~)，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2001~2004年随吴征镒院士做博士后。

吴先生的家在昆明植物园深处，房前屋后，花木繁盛。

我有时去请教问题，就在办公室静候着。先生拄着拐杖走来，有些快，微微喘息着——对门就是先生的家。

先生边走边朝办公室的桌上看了一眼，问：“是谁把小黑药放在桌子上了？”秘书答：是某单位拿来请他鉴定的。我朝那株植物看去，无花无果，静静地躺在那里。窗外，硕大的山玉兰正在盛开，花蕊轻轻落在花瓣上。

有一日，天清气爽，我申请和几位年轻的研究生一起陪先生逛逛植物园，获准。我们轻轻推先生走在园子里。办公区有一棵珙桐树，树叶浓密，花期已过。树下，先生回忆起珙桐盛开的样子，并讲述了珙桐过去和现在的地理分布。那时，先生已经看不清植物的样子，只有隐隐约约的光感，先生轻轻抚摸着树叶。路上，先生还与我们吟诵了几句诗经的句子：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先生还认为其中的荇菜当为*Potamogeton*。

我喜欢熬夜，先生建议要开早车，不开夜车。据说，先生早年在北京植物所时，白天痴迷于看标本，晚上只看些专业之外的书。有一次，我去先生书房拜见，见凳子上堆着“千古绝唱”之类的线装书，我以前未见过。先生晚年听力、视力近乎完全丧失，他听读。

先生会唱昆曲。据汪曾祺回忆，先生善唱老生。那时先生身体好，中气足，能把《弹词》的“九转货郎儿”一气唱到底，这即使在专业的演员也很难办到。他在曲会上常唱的是《疯僧扫秦》。

回京前，我向先生辞行，请他为我将来的研究提些指导意见。除了鼓励我继续研究在生态和地理上极为有趣的兔儿风属和帚菊属外，先生还建议我多做些对华北和西北地区生态恢复有价值的类群，如*Ribes*。将分类与生态、地理乃至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特色。学问，要能经世致用，这可能是先生孜孜以求的。

我翻过先生批注的《本草学》，先生从头读到尾，而且天头地脚做满了批注，有些直接引用古籍，如《左传》。不知道先生当年批注时手头是否有这本书。

我还阅读过先生年轻时做的中国植物目录卡片，蝇头小字，密密麻麻，似乎无休无止。

我想先生一定乐在其中。

去年送别先生时，先生已移家别处。只有先生故居旁边的山玉兰花仍在开放，硕大，洁白。



2009年5月看望恩师

